

|| 此间少年

开西服工作室的“梦想家”

■本报实习生 田思敏 记者 陈彬

又到一年求职季, 就业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 2012 级的学生吴佳毅却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升学或考公务员, 而是在苏州大学校园内创办了一间西服工作室, 专为在校大学生提供西服定制服务。

“梦想家西服”承载梦想

吴佳毅的工作室开在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食堂三层的创业园, 名叫“梦想家西服”。尽管店面只有 10 平方米左右, 但却装修得别具风格, 工作室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西服。一套成衣的价格基本在 300 元左右, 比较适合大学生的消费水平, 也是目前大部分顾客所青睐的。

至于为什么会起名叫“梦想家西服”, 吴佳毅介绍说, 学生会来买西服是因为他们有相应的需求, 可能是去参加校内的一场比赛, 可能是去参加校外的一场面试。但不管怎么样, 这些学生都是在追逐自己人生的梦想, 西服则承载着这份希冀。

在吴佳毅看来, 西服就有这样神奇的魔力。当学生们穿上西服的时候, 西服特有的风格能让他们身上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让他们不自觉地抬头挺胸, 自信迷人。而正如著名设计师英格丽所说:“服装最大的功能, 是增加你的自信, 而不是让你变得漂亮。”“梦想家西服”工作室的定义, 就是为苏大以及更多刚毕业的学生提供一套合身、高性价比的西服, 让学生们穿出内在的自信和勇气。

事实上, 光顾过“梦想家西服”工作室的同学都有这样的体验: 店铺的每一处都充满了细心, 顾客选好衣服后会得到一张表, 上面有爱好、穿衣风格、对工作室的评价等内容, 预定好的衣服还会送到宿舍里, 非常贴心。除此之外, 吴佳毅还会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分享大学生感兴趣的美食、日常搭配、解疑等, 这些都让顾客们感到更多的贴心服务和关怀。

“我希望所有学生一旦穿上这套西服,



吴佳毅

就仿佛穿上了一身铠甲, 能够更加勇敢地追求自己内心的梦想。”吴佳毅说。

而当被问及自己的梦想时, 吴佳毅笑道, 他的梦想更像是一种状态, 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感染周围的人, 给他们的生活带去不一样的色彩。

不后悔自己的青春

对于为什么会选择创业, 吴佳毅说, 他的父亲就是通过做生意白手起家的, 父亲丰富的创业经历深深感染、鼓舞了他。吴佳毅觉得, 自己还年轻, 有很多尝试的机会。

事实上, “梦想家西服”并不是吴佳毅的

第一次创业。早在大二期间, 他就与几个同学一起创办了一个早餐平台, 用自己的努力满足同学们早餐的需求, 在苏大北校区范围内有着很好的反响。

这个早餐平台叫“heymorning”, 是基于微信微店的形式建立的。据吴佳毅介绍, 每天晚上 12 点前, 他们通过微信微店预订的形式收集好同学们想要吃的早餐; 第二天早上 5 点, 他们就从合作商处把同学们的早餐带回来, 再送到预订同学各自的宿舍中。经过一个学期的运营, 吴佳毅从中收获了不少创业的经验, 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人脉。

晚上 12 点睡觉, 早晨 5 点起床, 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也因此, 在吴佳毅创业之初, 有不少同学对他的选择表示惊讶。然而, 吴佳毅却有不同看法: “创业这条路并不适合所有人, 但如果选择了, 它可能会带给你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 让你不去后悔自己的青春。”

对吴佳毅来说, 创业无疑是快乐的。“也许自己在做很多人内心不敢尝试的事情, 如果能做出点成功的印迹来, 就可以激发身边更多的朋友勇敢地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吴佳毅表示, 在这一点上, “梦想家西服”不仅承载着学生的梦想, 也承载着他的创业之梦。

而回顾整个创业过程, 吴佳毅并不觉得

自己遇到过什么大的挫折。“创业总会有些波折起伏, 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波折起伏, 才会让我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成长和更多的进步。”对吴佳毅来说, 生活中有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这些多种多样的元素, 创业也是如此, 一些小小的起伏反而会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更加充满趣味、富有意义。

分工明确的工作室

值得一提的是, 吴佳毅在大学期间就读的是轻化工程专业, 但因为热衷于西装定制, 他不仅自学了有关西服方面的知识, 而且结识了不少服装专业的同学。

“现在市场上的西服价格都比较昂贵, 因为它们有着品牌附加值和高昂的店面成本、人力成本, 这决定了它们价格不会便宜。但纺织学院出身的我们, 能辨别出衣服面料并没有太突出的地方。”吴佳毅说, 组建团队的过程就像拼图一样, 5 名同样充满热情的小伙伴共同合作成立了工作室, 分别负责服装设计、广告宣传、销售运营等不同业务。

“我们有成本优势, 在此基础上, 学服装设计的学生设计服装, 学新闻学的负责广告宣传。”吴佳毅谈到, 工作室的分工很明确。“梦想家西服”均是自主设计, 然后直接从工厂加工生产, 省去了其他环节, 这样同学们就不用多为企业的品牌附加值等成本买单, 从而买到高性价比的西服。除此之外, 工作室会根据顾客的身材对成衣进行修改, 让西服更加合身; 而针对追求较高品质衣服的部分顾客, 工作室则会与其他集团合作进行高级定制。

目前, 梦想家工作室已经为 116 名大学生提供了“梦想家西服”。吴佳毅谈到, 他今后的目标就是在更多的校园里把西服推广出去。

“我们在苏大已经探索出一个稳定的模式, 未来我希望能带着这个模式去其他学校, 找到和我一样志同道合的校园团队, 帮助、带领他们和我一起做这件事情。”吴佳毅最后说道。

|| 学子情怀

我愿我行我素, 不愿涂脂抹粉, 招摇过市, 我也不愿——我不愿生活在这个不安的、神经质的、忙乱的、琐细的世纪生活中, 宁可或坐或立, 沉思着, 聆听这世纪过去。——梭罗

瓦尔登湖畔

■陈若岩

在那个机器轰鸣的 19 世纪下半叶, 有一个地方, 静谧而又秀丽, 那是仲夏的瓦尔登湖, 它绚烂瑰丽的天空上, 有零碎的星云点缀着, 柔软得像是甜丝丝的棉花糖, 树影叠叠的密林深处, 偶尔传来几声若有若无的蝉鸣和蛙叫, 间歇性的阵阵清风, 如同情人的轻抚。就仿佛是童话故事里所描写的一般: 荡漾着微波的瓦尔登湖畔, 有一间小木屋静静地悄无声息, 四周翠郁葱茏。昏暗的光影下, 是一位有着瘦削面庞的男人, 他握着笔的手不停地写着, 一行, 一行, 一行。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他放下了笔, 望着窗户外上太阳透过层层枝叶投射下斑驳光影, 怔怔地出神。他似乎想起两年前的自己, 向露意莎·梅·奥尔柯特借了一柄斧头, 就孤身一人, 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 自己砍柴, 建造了一个小木屋, 一住就是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

这个男人就是亨利·戴维·梭罗, 孤独又执拗的独行侠。梭罗毕业于哈佛,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精英, 但就是这么一个有着远大前程的哈佛高材生, 他所有的伙伴都在选择他们的职业, 或是急于要开始担任某种报酬丰厚的职务时, 他却拒绝了一切人们通常会选择的道路。他向往自由的决心实在是难得。他自力更生, 只有一把斧头是他自己动手, 在宁静的瓦尔登湖畔建了一座小木屋, 两年多的时间里, 他自己耕田, 种土豆、玉米, 过着一种十分原始的生活, 就像是魏晋时期的五柳先生, “晨兴理荒秽, 带月荷锄归”。

《瓦尔登湖》是一部超验主义的经典作品, 虽然里面大部分是一些日常的琐碎, 但却都蕴含着浓浓的、梭罗式的人与自然的思考。那个时候的美国, 正深陷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洪流中。他的理念独树一帜。他向世人证明: 如果一个人能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所需, 其实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

这种生活不禁让我想起中国的古人们。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电脑、没有现代化科技的年代里, 他们的生活竟然那么的肆意和任性。吟诵着“春水碧于天, 画船听雨眠”, 在梅雨时节里, “闲敲棋子落灯花”。即使仕途失意, 却还能“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正如年轻时的林语堂, 带着妻子廖翠凤颠沛流离于各国间, 即使穷得买不起一张电影票, 却也还可以去图书馆借回一堆书, 两个人守着一盏灯夜读, 乐趣自在其中, 不亦快哉! 这样的生活, 是那么让人羡慕。

我想, 我们不应该成为一个“数米计薪, 日以挫其志气, 仰视天而不知其高, 俯视地而不知其厚, 虽觉如梦, 虽视如盲, 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的人。迷于名利, 与世沉浮, 心里没有源头活水, 生命干枯, 生活机械化, 成为这样的一种人, 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真想去瓦尔登湖畔, 嗅一嗅自由的气息。
(作者系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杜国祯：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行者

■本报记者 刘晓倩 通讯员 法伊莎

毒杂草肆虐, 黑土滩遍布, 土地沙化, 土壤水源涵养功能下降……在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杜国祯 37 年的科研考察中, 占我国土地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的主体生态系统——高寒湿地和草地大面积退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对此, 作为我国首位国内培养的藏族理学博士, 杜国祯对青藏高原生态问题有着与常人不同的焦虑。

提高水源涵养功能是重中之重

杜国祯出生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1979 年, 他从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毕业后回到了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原工作站。刚工作时, 他只是本能地感觉草地对牧民来说非常重要, 便经常骑着马观察哪里的草长得好。1992 年, 杜国祯在兰州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从此, 他将科研的触角伸向了整个青藏高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杜国祯亲眼目睹了黄河第一曲——甘肃玛曲县草地的退化过程: 毒杂草变成了优势种, 沼泽湿地渐渐萎缩, 黄河边出现了大型流动沙丘。他在想, 难道整个青藏高原都是这样吗? 进一步的科研工作证实了他的判断。当上世纪 90 年代学界还在计算高原草地的退化率时, 他便提出了自己的结论: 未退化面积是 0, 退化面积是 100%, 谈退化面积比例已无实际意义。

考察过程中, 他愈发清晰地认识到, 要想使湖泊面积和年地表径流量占全国近 50% 的青藏高原得到保护, 必须提高草地的水源涵养能力。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 他就认识到高寒草甸与湿地的水源涵养功能的重要性, 仅小小的玛曲县就为整个黄河源区提供了 58% 的水量。并且, 青藏高原是我国长江、黄河的发源地, 同时也是东南亚重要河流, 如湄公河、红河的发源地, 将青藏高原比作“中国乃至整个东南亚的水塔”毫不过分。如果地表没有植被, 百分之八九十的降水会形成地表径流, 雨季是洪水, 旱季则没水。

不能将畜牧业作为主导产业

“从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层面讲, 青藏高原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应该把畜牧业当作主导产

业, 否则草地退化的势头将不可遏制, 永远无法恢复。所以, 在青藏高原推行现代畜牧业, 各种各样的企业渗入进去, 打畜牧业的牌, 这是一个错误的思路。”杜国祯说, “目前已造成严重退化的草地、湿地当然需要通过各种针对性的技术进行恢复, 这就要求当地百姓、政府和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了。”

杜国祯算过一笔账, 如果合理放牧, 一公顷草地养一个羊单位, 青藏高原上只能养 1.44 亿个羊单位。即便把所有的羊都卖掉, 一个牧民只能得到 20 万元, 在消费习惯已经改变的今天花不了几年, 最终牧民的生活还是要靠国家的补贴。他在考察中发现, 玛曲县的实际放牧量至少是合理放牧量的两倍, 当地人年均收入 5000 元到 8000 元不等, 收入增加不了多少, 却造成了草地和湿地的退化。

对此, 杜国祯提出了解决之道: “要解决青藏高原的问题必须发展教育。当地年轻人接受十几年教育, 走出去后都会选择在城市生活, 这便是主动移民。此外, 在经济上可以打生态旅游牌, 将其作为主导产业, 同时起到传承藏文化的作用。”

用科研成果留住绿水青山

青藏高原的生态问题, 不仅是杜国祯个人使命所在, 也是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点关注领域之一。

杜国祯深知, 只有扎实的基础研究累加起来, 才能推动应用研究的发展。从上世纪 90 年代坚持到现在, 他说自己和团队做的就是解剖麻雀的工作: 牧民放牧以后对土壤有什么影响? 对植被有什么影响?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近十年, 杜国祯和他的团队完成了二十余个大大小小的科研项目, 累计科研经费达 5500 多万。2011 年, 由他一手创办的“兰州大学高寒草甸与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扩建升级为“兰州大学中央级普通高等学校农林实践基地——高寒退化草地恢复与可持续利用技术推广基地”, 作为亚洲地区唯一进入营养物研究网络的野外工作站, 参与观测的国际合作研究成果在《自然》《科学》上发表, 将青藏高原的声音做到了国际认可。

2014 年, 杜国祯主持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玛曲)生态修复及保护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相关研究成果在玛曲及其周边地区推广应用面积超过 4 万公顷, 平均每年新增产值超过 1000 万元, 减少损失近 3000 万元。

经过二十多年的观测与研究, 杜国祯和他的团队构建起了适用于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植被修复的创新性技术体系和保护利用模式, 构建了草地适宜载畜量模型, 推广治理退化草地 360 万公顷, 退化湿地 46 万公顷, 次生裸地 2.8 万公顷, 建设人工草地 1500 公顷, 累计经济效益 10.25 亿元……

而这一切, 杜国祯只是为了心中那个朴素梦想: 愿青藏高原没有浓烟, 没有洪水, 青山依旧, 绿水长流。

南航学生手绘地图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本报通讯员 马韵斐 见习记者 王之康

在 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8 名学生携带手绘地图来到东郊丛葬地, 缅怀 79 年前在南京遇难的同胞。

据了解, 这 8 名学生是南航民航飞行学院“寻迹”团队的成员, 他们曾于去年夏天利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奔波数百公里, 走访了 23 个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被埋葬的地方, 询问当地老住户, 手绘丛葬地和纪念碑, 记录那段历史。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丛葬地分布图”上, 他们手绘了 2 个区、栖霞区、鼓楼区等 8 个区, 并用

红色五角星标出了散布其中的 21 处丛葬地; 在另外一张“遇难者丛葬地纪念碑示意图”上, 他们绘制出各处丛葬地纪念碑的形状。两张手绘图均有一米多高, 从葬地分布图甚至精确到了一般地图上没有的小巷子。

其实, 该团队并没有专业的绘画成员, 他们找来多种南京市地图, 结合前期走访, 对照地图一点一点画。“有些纪念碑分布在很小的巷子里, 比较隐蔽, 遇到这种情况时, 我们就必须查阅大量资料, 加上实地考察记录, 才能准确地标明丛葬地的位置。”团队成员吕学让说, “我们想要让

人们更加清楚地知道这些地方, 去祭奠死难者。”

在寻访东郊丛葬地时, 他们发现纪念碑前放着一束鲜花, 下面压着一张卡片, 署名的是一个日本机构。对此, 吕学让说: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不仅属于中国人, 也属于日本, 属于全世界。当我们看到这束花的时候, 就感觉国界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了, 所有人都应该对这些遇难者表示哀悼, 支持和平, 反对战争。”

“因为这段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我们希望通过实际行动让更多人了解, 这不仅仅是对前人的缅怀, 也是对我们的激励。”吕学让说。

“虚拟”体验思政课 “仿真”重走长征路

——北理工探索将 VR(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

■本报见习记者 王之康

跌落悬崖, 让体验者更直观地感受长征的艰辛。

“通过 VR 体验, 我可以跟老班长交流, 还可以看到衣衫褴褛的战士, 感觉自己真的穿越了时空, 到了长征路上。”北理工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高杨通过体验, 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北理工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裴振磊在体验后表示: “置身于冰天雪地、悬崖峭壁, 长征带给我的情感上的震撼, 书本文字变得鲜活起来。”

北理工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林英说, 学院研制“重走长征路”, 是想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让思政课教学“活”起来, 通过 VR 技术, 实现长征途中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场景再现和交互体验, 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红军长征的艰辛, 更好地理解长征精神, 学习红军不畏艰难的品质。

“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使得教学手段更科学化、更高效益、更丰富多彩, 能提供直观、形象的多感官刺激的视听觉材料。虚拟技术为学生提供生动活泼的直观形象思维材料, 让学生观察到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观察到的事物, 实现‘线上与线下互联’。”李林英说。其实, 北理工从 2009 年起就开始探索新媒体技术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 之前开发的“情商加油站”“职场练兵”等辅助教学软件现已应用于多所高校, 让学生在虚拟游戏中提升人际交往、职场面试等能力。杨才林告诉记者, 学院下一步还计划研发更多软件课程来辅助教学, “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也借此让学生体验到更多的长征历程。



北理工学生戴上 VR 眼镜体验“重走长征路”。

王之康摄